

# 親母

譯漢宗邵・著人夫克布

# 母 親

布克夫人著  
邵宗漢譯

# 親 母

每冊實價五角  
外埠郵費另加

譯述人

邵宗漢

發行人

張竹平

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

發行所

時事新報大  
晚報申時電訊社合組

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

印刷所

國光印書局

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

門市部

時事新報館

經售處

各埠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初版

本書業經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，並執有審字第三七八號審查證。

# 母親

布克夫人著  
邵朱漢譯

## 目次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..... | 一   |
| 第二章..... | 一九  |
| 第三章..... | 二七  |
| 第四章..... | 三五  |
| 第五章..... | 六五  |
| 第六章..... | 一〇二 |
| 第七章..... | 一一五 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章·····  | 一二二 |
| 第九章·····  | 一三二 |
| 第十章·····  | 一五三 |
| 第十一章····· | 一六二 |
| 第十二章····· | 二〇一 |
| 第十三章····· | 二一五 |
| 第十四章····· | 二二五 |
| 第十五章····· | 二四九 |
| 第十六章····· | 二七一 |
| 第十七章····· | 二九七 |
| 第十八章····· | 三一〇 |
| 第十九章····· | 三一八 |

## 第一章

鄉下人家的小草屋的灶間裏，母親坐在土灶後面的矮竹凳上，把乾草塞到灶洞裏去，火的舌尖吻着鍋底。她練好了一套純熟的燒火手法，灶洞裏的火尖剛起的時候，她就這兒挑挑草梗，那兒撥撥草葉，草架了空，火勢愈來愈發旺。接着，她又投了一把乾草進去，這些草，還是她在去年的秋天從山邊割回來的。母親的阿婆坐在灶間的角落裏，離灶洞很近，外面罩了一件打過補丁的藍布衫，裏面裹着一件鮮紅色的厚棉褲，露出了下擺。她顯得十分衰老，紅眼症幾乎封沒了兩邊的眼皮，可是，她的細微的眼縫，還能看到許多東西，她注視灶洞裏跳躍着，閃爍着的火焰。

阿婆開口說：「媳婦，你燒火要留點心，只剩下一捆草啦！你說還有兩捆麼？春天剛來，草還短，不好割，我們還得等久啦。我又是這個樣子，恐怕永遠不能出去找一些柴草回來啦！不中用的老傢伙，應該早點死！」

「不中用的老傢伙，應該有點死」那句話她一天要說許多遍，每次說那句話的時候，她終要聽她的媳婦這樣說：

「婆婆，不要那麼說！沒有你替我們看門，沒有你替我們照顧孩子，我們上田裏去做活的時候怎麼辦呢？誰來管我們的家，誰來留心我們的孩子，叫他們不掉到水塘裏去呢？」

阿婆聽了這話後，劇烈地咳嗽了一陣，並帶咳帶喘地對媳婦說：「真的，我確在家裏替你們照顧；時世不太平，到處有賊，有強盜，門戶不好不看守。要是歹人走進屋來，我會高聲急叫，喊救命。媳婦，記得我們年輕時候的世界，不是這樣的。我們年輕的時候，晚上丟了一把鋤，早晨去睜，仍丟在那兒；要是在夏天，我們把牛繩拴在門鉤上，讓牠在露天裏過夜，明天牠還是站在那兒……」

阿婆說話老是嚕嚕囁囁地不停，她儘在講，母親只是順從地笑，只是順從地回答：「婆婆，是麼？」她並沒有心思去聽阿婆的空話。她想著燒飯的柴草；是的，要過了下種的春忙，她纔有功夫出去砍樹柮枝，不知道家裏的乾草能不能燒到那個時候。雖然灶間門外的場沿上，還有兩圓堆陷得子，唯得齊齊整整的，頂上封着一層泥，雨打不進，雪也濕不進，可是，她是捨不得去用稻稈子

燒火的。只有城裏人纔燒稻稈子，對啦，除了城裏人家就都不燒稻稈子。她還是她的男人是要把稻稈子挑到城裏去賣好價錢的。

母親對着灶洞，把乾草一束一束地投進去，毫不分心的樣子，火光射到她的寬廣的，康健的臉上，嘴唇是豐滿的，經過風的吹刮與日光的曬炙的面孔，現出深褐中含着紅潤的顏色。一雙清瑩的黑眼睛閃耀於火光之前。這不是一副美麗的容貌，而是一副熱情的善良的容貌。可以說，她是一個脾氣急躁的女人，但她也是一個富於情感的妻子，富於情感的母親，並且是一個孝順的媳婦。

兒子和媳婦白天要上田裏去做活，老母親整天在家，除了小孩子外，沒有什麼伴，覺得孤冷冷的，所以一見了她所歡喜的媳婦，好像有許多話要告訴她，儘是囁嚅叨叨的說不完。她一回兒講，一回兒咳，氣喘咻咻地，灶洞裏噴出烟，喉嚨急要打噴。她說：「男人肚子餓的時候，最愛蛋調麵，我的年紀輕的好兒子，更歡喜那東西，我對你說過啦。」阿婆講這話，好像提高了喉嚨，因為兩個孩子趁母親彎着身體在那裏燒火，便靠了母親的肩膀聒吵不休。

母親仍一心一意地燒火，臉是鎮定而寧靜。她確是非常鎮靜，好像既沒有聽到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聒吵聲，也沒有聽到阿婆的不斷的嘮叨聲。她想，她今天回來得太遲一點了。春天，田裏的事情多忙，她在田裏下豆種，趕完了末後一稜，纔放手回家。這早春的天氣，白晝是暖溫溫的，夜間露水多，空氣更柔潤，種田人不該錯過了這樣的好辰光，所以她定要趕完那末後一稜。她想，在這樣濕潤潤的夜間的泥土裏，豆種就要開始跳躍着牠們的生命，覺得非常安心。是的，整畦的豆種都要有生命了，將隱微地顫動着生命之機了。她的男人還在田裏做活，赤了腳，把泥土重重地壓到豆窠上面去。她本來不要男人獨個兒在田裏忙，但孩子喚着媽媽，她在田裏聽到那聲音，只好急速回家。

她回到家裏的時候，兩個孩子站在灶門邊，肚子餓，都啜泣着，男孩子哭得輕輕的，不流眼淚，小姑娘嗚嗚咽咽地咬着拳頭。老太婆靜靜地坐在那裏聽孩子們啜泣，她已經撫慰了一陣，可沒有用，他們不受她的撫慰，所以只好讓他們去啜泣。母親到了家，不去理睬他們，急速向土灶那邊走去，俯下身子拿起一束柴；這力量可就不小，五歲的男孩子馬上不吵，跟着母親，不滿三歲的女

孩子，緊緊地跟着哥哥。

鍋裏煮的晚飯已經沸滾了，鍋蓋下面透出一陣一陣的香。阿婆吸了一口長氣，微微嚙着嘴裏的老牙關。灶洞裏的火焰很旺，儘向鍋底沖，可沒有通風的孔隙，化爲濃烟，冒出灶洞，滿佈於小小的灶間。母親怕那股濃烟，身子向後稍仰，把女兒也推到後面去。但毒辣的濃烟已經噴到女兒的臉上，她霎霎眼，醒醒的拳頭擦着眼皮，忍不住尖聲叫喊。母親毫不遲疑地立起身來，把女兒送到灶門外，對她說：

「小東西，站在那兒！你曉得烟要辣痛你的眼睛，你還是這樣歡喜鑽到烟裏去。」

阿婆聽了媳婦的話，覺得自己有一點新鮮的意思，她說：

「要是我不燒了那麼多年的火，我就不會變成半瞎眼。我現在的眼睛所以會糊塗到這個樣子，完全是吃了烟的苦。」

母親並未聽清阿婆講的什麼話。她只聽到灶門外的女孩子的聲音，女孩子一屁股的坐在地上，擦眼睛，想要睜開眼皮，痛得尖聲叫。這個女孩子的眼睛確是常常發紅，常常要痛。不過，要是

誰問起母親：『你的女兒的眼睛是不是有什麼病？』母親就回答說：『沒有什麼，只是我在灶洞裏燒乾草的時候，她歡喜鑽到火一般兇烈的烟霧裏去。』

可是那哭聲並未打動她的心，現在，她一個人的事情實在太煩，忙不過來，而生育的胎數，也太嫌緊密。記得第一個兒子出胎後，她是連一聲也不能讓他哭的。那時候，她以為孩子哭了一聲，母親就應該去撫慰他，所以，只要聽到孩子的哭聲，她就丟開了一切事情去餵乳。男人按不住性子，對她高聲咆哮：

『照你這樣兒，是不是要把一切事情總讓我一個人來幹？這是什麼話？你還是初次生孩子啦，要是你再生二十年的孩子，難道就儘給這個餵乳，那個餵乳，什麼事情都不管，我能這樣挨下去嗎？你要明白，有錢人家的女人只須生孩子，只須餵乳就成，她們有錢雇工做活，你可不是有錢人家的女人呵！』

夫妻倆都年輕，都有性氣，女的不肯服輸，奔前幾步，厲聲回答她的男人：

『難道我只該吃苦，一點舒服都不配有嗎？你要帶着幾個月的懷胎上田裏去做活嗎？你會』

嘴到生孩子的苦楚嗎？你到了家，就得安心歇息，我可沒有這種福，飯要我去煮，孩子要我去當心，老太婆要我去安頓，還要招顧別的事情。」

夫妻倆熱烈地爭吵一陣，分不出誰勝誰負，誰直誰曲，可說是半斤八兩，棋逢敵手。

她好像一頭健爽的母牛，非常容易受孕，第一個兒子出胎之後沒多久，她的奶水就漸漸地乾涸起來，懷了第二次的胎，有了胎，夫妻倆就不須再繼續爭吵。去年的夏天，她還在田裏落了一個胎，人跌倒在犁尖上，一霎眼，她的乳頭又擠不出乳水來了。現在，她以為孩子們必須趕快改變生活，如果他們哭，那只好讓他們去哭，她不能再跑去餵乳，一定要等到她回去，才得餵飽他們的肚子。她雖然這樣說，但她的心腸實在比她的話柔和不少，聽到孩子們喚她的聲音，她還是要趕回家裏來的。

鍋子裏煮的粥已經滾了一歇，灶洞裏噴出來的濃烟，已經混和着米香的氣味，母親先給阿婆盛了一滿碗，擺在大房間的桌子上面，扶着阿婆向桌子邊走去，阿婆咕嚕地說：「要是你把豌豆和粥煮在一起，那纔夠有香味。」阿婆坐下，兩隻發冷的枯手捧住碗邊，嘴角流出饑涎，慌張

地說道：「我找不到調羹，我的調羹在什麼地方？」

母親把瓷調羹撿到阿婆摸摸索索的手裏，又走進灶間去，拿了兩隻洋鐵碗，盛着粥，再拿了兩隻竹筷，因為女子還在灶門外哭，擦着眼睛，她就先送一碗去給女兒。女孩子在場上的灰塵堆裏，儘淌眼淚，齷齪的拳頭東抹西捏，臉上敷了一層泥和淚。母親攙她起來，粗黑的手掌去拂拂女兒的面孔，又拎起了女兒身上的打過補丁的衣裳邊去揩揩她的眼睛。女孩子的眼睛又紅又嫩，翻轉了眼皮，露出眼臉肉，所以，母親揩拂得很細心，一點也不粗手粗腳，就是女兒別轉了頭，畏縮着，嗚咽着，也不和她計較，母親對女兒的痛楚，這時也不安起來了。

她把碗放在大門外的白木桌子上，高聲地，親切地喊道：

「你來吃吧！」

女孩子搖搖擺擺地走過來，緊靠着桌子邊，落山時候的太陽灑出耀目的輝光，紅眼睛只好半開半閉，伸手去拿洋鐵碗。母親又喊道：

「還是火熱的，當心點！」

女孩子聽了母親的話，遲疑一回，向碗裏的粥吹氣，等牠涼。母親還是注視着女兒，還是覺得不安，自言自語道：

「她的爸爸下回進城去買稻梗子的時候，我要叫他到藥舖裏去買紅眼藥。」

母親照顧女兒，忘了兒子，兒子噉着嘴叫起來，她急忙去拿了那一隻洋鐵碗，擺到桌子上，纔有一刻的甯靜。

母親自己覺得太疲乏，甚至疲乏到不想吃，重重地歎口氣，拿了小竹凳放在門旁邊，坐下去歇息。她深深地呼吸，棕褐色的粗頭髮，蓬亂像茅草，手指像木梳般地向腦後掠，瞧瞧自己的身上。她靜靜地向遠處瞭望，在淡黃色的天空之下，低矮的山頭漸呈黑色，那些山，圍繞着他們早晚去耕種的一片平原。這個村莊恰在這片平原的中心，家家戶戶已點起燈火，一縷一縷的炊烟，沒精打彩地向恬靜的空中嫋嫋上升。她看了這樣的晚景，心裏充滿了舒適的意味。

她忽然想起，這個村莊裏的六七戶人家，沒有一家的母親能夠像她那樣體貼地當心孩子。有幾個女人的境況確比自己好；茶館老闆的女人，手上套着銀鐲子，耳朵上掛着銀圈兒，手頭一

定積下了幾塊錢。說到銀鐲子銀圈兒，母親做小姑娘時就要過的，可是從來不會想到手。不過，這也好，與其出了錢去賣銀鐲子銀圈兒，不如把錢省下來，叫孩子們多吃一點好東西，多生幾斤肉。長舌婦說茶館老闆的女人從來沒有肉給孩子們吃，客人的碗裏賸下來的殘肉，纔有他們的份。母親自己就不是這樣的，孩子們吃的飯，都是自己田裏的米煮成的，只要女兒的眼睛不發紅，兩個孩子就都沒有事，他們的身體都長得很結實，五歲的男孩子看上去像七八歲的樣子。是的，她養的孩子總是結實的，要是去年那個孩子不落在田裏死去，他現在也就很可愛，要學着走路了。母親又嘆了口氣。她想，一二個月間，第三個孩子就要出胎，過去的事情不用再思忖了。可是，她也覺得快活。她每次懷了孕，充滿了生命的時候，她總覺得最快活，最安心。

場對面人家的門口冒着烟，有人走到門外來，母親見是她的堂弟婦，就打着招呼：

「喂，你也在做飯吧，我剛做完！」

「對啦，對啦。」那女人回答，含着一種漫不經心的愉快，「我剛說過，你的飯該燒好了，你做  
事是不讓人的。」

但母親高聲地謙虛地說：

「那兒話，我家的孩子到時候就要肚子餓，所以飯要早一點做好吧了。」

「你實在是一個能幹的，快手快腳的女人！」堂弟婦又這樣說了一聲，走進門去，手裏拿着柴。

母親在暮色朦朧中，舒適地坐了一歇，臉上浮出愉快的微笑。真的，她有許多可以驕傲的地方，她自己的氣力，她的孩子，和她的男人，都是值得驕傲的。但恬靜的空氣，突然給男孩子打破，他把空碗丟到母親的面前，說：「媽媽，我還要！」

她站起身，到灶間去給兒子添粥，走出門外時，太陽已經移到山坳裏。山坳裏的太陽圓圓的，閃着金紅色，似乎呆呆地在那兒停了一歇後，就緩緩地沒到地下去。

在暮色蒼茫中，母親看見她的男人沿着小徑走來，肩膀上擔着鋤頭，一雙手扶着鋤頭柄，一雙手扣着鈕扣兒。他走路像一頭小雄貓，又輕鬆，又柔軟，走着路，忽然唱起歌來。他最愛唱，嗓子高能顫抖，又來得清朗；他能夠唱許多調兒，逢到什麼節，大家要請他在茶館裏唱山歌，哼小調，解解

悶，散散心。走近村上的時候，他放低了喉嚨，到了門口，就格外懶得唱，可仍是那樣清朗的蕩韻的聲音，調兒變成急促的旋律。他把鋤頭靠在牆邊放着。老母親吃了晚飯後，已經打瞌，聽到兒子的聲音，她纔醒過來，好像沒有睡的樣子說道：

「我的兒子歡喜把豌豆和粥煮在一起，那纔夠有味，我講過啦。」

兒子輕鬆地笑了一笑，走進屋去，清朗的聲音傳到門外來：

「老娘，你說得不錯，我是歡喜那東西的。」

小姑娘吃飽了，默默地坐在門外，因為太陽已經落山，她微微地睜開眼睛，四面看看，覺得不甚痛楚。

母親又走進灶間去，拿了一碗熱氣騰騰的東西給她的男人。那是一大隻白地藍花的粗瓷碗，滿邊滿沿地盛着粥。她打碎一枚頭窠蛋調在粥裏，新鮮的蛋白凝結起來。她懂得男人辛苦工作後，要吃一點肉或者一枚蛋。夫妻倆雖然會爭吵，但總覺得使男人吃得好好的，是一種愉快，夫妻倆的爭吵，不過是在嘴上鬥鬥氣吧！她歡喜看男人吃飯就是看睡。她說話撞傷了他，還是歡